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 第十五回 茶杯人見度家僧 一品遺書薦梵志

且說尊者收了老道，披剃做了個和尚，起法名叫做五空。眾道要與他建個小庵廟，他不肯，說道：「我現有子女，如何住庵廟，惹人笑子不養。」乃拜禮尊者，問道：「弟子既披剃出家，必須也要明白些禪機玄妙道理。若徒在庵廟，如常敲鐘打鼓，禮懺誦經，有何用處？」尊者答道：「汝手能敲鐘打鼓，口能禮懺誦經，便是禪機，自有用處。」五空言下大悟，稽首拜謝。眾道卻不解，乃問五空：「你為何往日愚昧，今日做了和尚，就明白師父禪機妙理？」五空答道：「經文內多少禪機，口能誦，難道心不想？鐘鼓響多少叫醒，手能打，難道耳不聽？」眾道中也有點頭的，也有笑的。點頭的說：「我明白。」笑的說：「我尚不知。」五空說：「道友，只恐你打不得、誦不得，那時要打要誦，遲了無用。」眾道齊叫：「明白！明白！」尊者見五空受度，又想前行有弄法術變壞人心的，卻辭眾道東行。五空要隨行，只因披剃為僧，便動了他子女本來天性，哭泣不捨，各相供養，遂別了尊者。

尊者與元通趨步趕行，來到一處地方，四顧荒僻，不覺腹中饑餓，乃叫元通尋個人煙去處，抄化一齋。元通道：「師父且在這路頭少坐，徒弟去尋些齋供。」卻走得一處，平平山逕，漸入鬆林，望那深處，卻似人家。走近來看，乃是山堂空屋。急回舊路，只見一個兔子奔來，直向元通身袖鑽入，似有躲避之狀。元通想道：「莫不是人家養的家兔？」乃坐地摸那兔子，哪裡肯出袖。忽然兩個獵人從山逕走來，見元通坐地，問道：「長老，見一隻兔子來麼？」元通就知兔子是獵人趕捉，慌來躲入袖中，乃答道：「小僧未見有甚兔子。」獵人道：「明明兔子入這林內，莫非長老藏了？」一個道：「我們鷹犬弩矢，尚不能捉住這狡兔，長老空拳，量怎捉他？」元通道：「善人說的正是。動問善人，小僧是東行道遠，無人煙處所化齋，不知何處方有人家。」獵人道：「此荒僻去處，哪有人家？往東十餘里，到大灣口，方才人煙輻輳。」說罷，獵人走去。元通卻摸袖中兔子，兔子已閉息死在袖中，扯將出來，僵死不動。元通歎道：「兔子，想你是畏獵奔來，破膽喪氣，能知我僧救你，不知你喪在袖中。如今棄你林內，只恐為鷹犬所食。欲帶你去，僧家又無用處。也罷，掘地藏埋，使你原歸於土。」元通乃掘地，把兔子埋藏，又把往生咒語念了一遍。哪知狡兔臨埋，忽然脫手飛走。元通見了，一面心喜，一面心歎。喜的是慈悲心見兔復生，歎的是想物情這般狡詐。後有比喻世情狡詐，豈止一兔貪生，總是一般仁人，當行側隱，五言八句：

狡詐在心間，豈止一兔子。
蟲蟻豈作僵，蜘蛛善裝死。
蠢物尚如斯，人情豈無此！
念我同生人，側隱推元始。

元通歎了一回，復走到尊者前，說：「此荒僻處所，無有人煙，再行十餘里，到大灣口，使人煙輻輳。」尊者乃與元通前行五六里，到一水涯去處，三五隻漁艇泊岸。元通近前，只見男女相雜說笑：「兩個和尚來了。」元通乃上前說道：「小僧們乃東行的，腹中饑餓，此地沒有人家，善人舟中可有便齋，願化一餐？」漁艇上無一人答應。元通與尊者只得在岸上打坐片時。漁艇上來一漁人問道：「長老們果然饑餓，我這魚籃內，有小魚食，胡亂吃幾尾充饑。」元通道：「善人，我們出家人不吃魚腥。」漁人道：「你不吃魚腥，卻吃何物？」元通說：「只吃水飯素食。」漁人道：「為甚只吃水飯素食？」元通說：「出家人念佛看經，五葷三厭不染，況魚蝦乃是血肉活物，與人共一生靈，食它肉，害它生，僧家不忍。」漁人道：「魚蝦乃水中無知蠢類，應該人食。若依你僧說不吃，則我等無此何以資生？」元通道：「善人，莫說蠢類無知，它在這水涯中，洋洋知樂，涸水處，乞憐知苦。驚人駭影知避，畏冷附泥知暖。怎說它無知？可憐它只為貪餌被釣，誤入網罟，坑於漁公之手，為人之食。」漁人笑道：「長老，你說的雖是，怎曉得世間物物相食甚多，我們食魚蝦，魚蝦食水蛭，大的吞小的，強的食弱的，總是天地間消長道理。無生不滅，無滅不生。若依長老不食，反於生機窮矣。」元通被漁人說得不能答。尊者乃向漁人說道：「善人，你說食魚總是力，我徒弟說不食總是心。食也罷，不食也罷，何必連累了心力！」乃謝漁人，起身行去。卻到了一個大灣口，果然人煙輻輳。師徒方到村邊，見一老者撫鬚坦腹，立於戶外，見了尊者師徒二人，趨迎上前，問道：「二位師父，往何處去？」元通答道：「貧僧欲往東印度去，順過寶方，偶因行路饑餓，便齋乞化一餐。」老者乃請尊者入屋，喚家童烹茶、具齋供奉，便問師父道號來歷。尊者一一答應，隨問老善人姓名。老者答道：「老漢姓名叫做家僧，只因喜談禪理，未曾削髮，又有這世法難丟，在家結幾個老友做會。雖然在家出家，興味蕭然，卻也不異。」乃手捧一杯清茶奉尊者，尊者方接茶在手，家僧隨問道：「師父，道從何處見？」尊者隨答道：「從茶裡見。」家僧又問：「從何處入？」尊者道：「從茶裡入。」家僧道：「老拙未曾見，卻怎生入？」尊者答道：「善人，未曾入卻怎生見？」家僧忙向尊者茶杯內一看，照見鬚眉，笑道：「老拙見了人了。」尊者搖首道：「未真見，豈能真人？」家僧聽了，隨拜於地，道：「老拙求師父開度。」尊者道：「貧僧已開度了善人也。」後有贊歎尊者答禪開度五言八句說道：

杯影見人道，鬚眉豈是真。
離卻杯中影，又侵物外因。
杯中與物外，總歸仁者心。
慈悲贊尊者，開度實恩深。

家僧感尊者開度，一時傳知老友說：「東行的長老講道參禪，大有見解。」許多老友齊到家僧堂上，相會尊者。見其狀貌莊嚴，都說：「比趙一品舉薦那起道眾不同。」元通聽了，乃問：「趙一品是何人？那起道眾是誰處來的？」家僧便答道：「日前有幾位道眾路過前村，卻都有手段法術，在通神廟住了旬日，與廟僧賽鬥，卻也無窮妙處。」元通便問：「前村何處地方？廟僧何名？」家僧道：「離此三十里，地名勢裡，廟僧叫做妙虛。這師父有無限量的道法，卻有一件最神的是先知，比如師父們在這裡，想不到他廟去便罷，如一心要去，他便未卜先知。你來歷若是有些勢頭，便遠遠來迎接。」元通聽了道：「這等說來，廟僧卻有些勢利了。」家僧笑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這廟僧卻也有些道行，怎麼勢利，想是地名風俗使他如此。」元通道：「貧僧也少不得路過彼處，與他相會。」尊者道：「徒弟，那廟僧既有先知法術，我等不當預期到彼，入他術中。」家僧道：「師父你一意到彼，他便前知。」尊者說：「正是。莫先舉意，他自然不得前知。貧僧也有使他不得先知的道力。」家僧聽得，忙合掌求尊者破解。尊者乃合掌說了四句偈語，說道：

五內我不出，一外人怎知？
於我且不知，靈通自莫測。

按下尊者在家僧屋裡與眾道友講論不提。且說梵志師徒離了勢裡，望東前進。當春花柳鮮妍，不覺賦詩幾句。有遊人聽聞，便道遊方道人也解吟詩，卻傳語一個公子，這公子叫家僕來請。梵志師徒借此便前去，到得一座花園，甚是華麗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百畝垣圍，千林逕接。朱門內，藏著萬卉奇葩；粉牆中，長成千竿嫩竹。薔薇架繞層台，芍藥亭連邃閣，綠樹深蔭，黃鸝聲巧，紅芳簇錦，粉蝶飛忙。荷香池裡錦鱗游，柳色堤邊玉驄係。假山石排列雕欄，流水橋清分玉砌。真是數不盡的畫樓朱檻，看不了的當景名花。

梵志師徒進得園來，公子卻也有禮，見他師徒狀貌不凡，便問其來歷。梵志一一道出名姓，卻才問公子姓名。公子答道：「某係當國左相之子，偶爾遊春郊外，適聞眾道吟詠甚工，故此令家僕奉請。」梵志聽得是左相公子，便說出趙一品現有薦書，即時取出，遞與公子一看。公子見有一紙薦書，乃留梵志師徒在園居住，款待齋供。帶書回衙，傳報左相。左相拆書讀過，把書往幾上一擲，說道：「趙通家閒居，何不親近些正人賢士，怎麼與方外僧道往來？就是與僧道來往，必擇高僧高道、了明玄理的，為何書中

誇揚他丹汞。且說他的法術玄奇，若不接待他，又恐一品體面。也罷，且從容相會，再作計較。」梵志師徒在公子園中居住，連謁左相，只推政事不暇。公供奉有限，一日巫師與梵志計議說：「師父，我等久候左相消息，供給不支，俗語說得好：『三日賣不得一件真，一日賣了三件假。』想我徒弟在巨龜港，假托白鱧，哄誘村裡多少財物，今日也說不得弄個玄虛，哄騙些金寶度日也可。」梵志笑道：「往日雖弄法術，不過物來順應。人以法愚我，我以法弄人。今日卻教我先設幻詐人，情理有礙，豈是你我家人做的？況我有大道在手，如何性急！料左相事暇，自然容見。他縱拒人千里，難道不看一品之面？」梵志雖說，無奈這眾徒弟各動了邪心，借口外游，都去賣弄手段。只有本智，他原是海島真仙道童，立心還正，終日隨師守法。這巫師與本慧、本定、新園哪裡熬得寂寞！巫師和了些泥丸，賽新園熬了些膏藥，本慧去做戲法，本定去撮桶子。

且說東印度國中，往來稠人廣眾，都來看本慧做戲法。只見本慧當場把一枝枯樹叫一聲「開花」，頃刻枯枝發蕊，開了滿枝桃花。又叫一聲「結果」，頃刻花落，結成滿枝桃子。摘將下來，賣與看的眾人。眾人爭買，將口去吃，都咬著手指。本慧頃刻得了許多錢。本定見本慧手段，便把兩個桶子放在地下，望東取了一口氣吹入，只見桶子裡飛禽走獸陣陣出來。本定去要看的出錢，方才弄法。一時好勝的，便爭相出錢。本定得了錢，與本慧歸來甚喜。那巫師與新園泥丸子膏藥，賣了一日，哪有人要！二人見本慧、本定弄幻法得錢，忿忿不平，道：「你會弄法，偏我們不會？」

次日，本慧二人又當場作戲。巫師與新園雜在眾人中去看。恰好本慧又將樹枝插在地上，叫一聲：「開花！」只見枝上桃蕊密密匝匝，頃刻花開。巫師與新園齊誇道：「卻也好手段，莫要與他騙人錢鈔，待我破他的！」把口氣吹去，只見本慧正叫「結果」，那花落處，卻不結桃子，都變做大蜂，飛擁去亂叮人。眾看的一齊驚笑飛走。本慧見了，忖道：「是哪個破了我法？」把枯樹枝撥起來，望空一擲，那樹枝即變做狼牙棘刺，逕去尋破法的頭面上亂刺。卻不知是巫師。巫師眼快，便使個五遁法，把身子一抖，樹枝哪裡尋得著。便是本慧，也看不見巫師在眾人內。本定見本慧桃花落處，盡變了大毒蜂，知他法做不來，乃將桶子放在地上，望東取了一口氣，叫一聲：「飛禽走來！」只見桶子裡飛出黃鶯兒對對，紫燕兒雙雙。眾人喝采。新園與巫師說道：「他們原來弄這妙術騙錢，待我也破了他的。」本定正看著桶子，叫一聲：「走獸出來！」新園忙也吹口氣去，本定連叫幾聲，哪裡有個走獸出桶子？只見鑽出一條大花蛇，張牙吐燄，眾人害怕起來。有的說道：「昨日飛禽出後，便是兔子、獾兒出桶。今日如何這等惡蛇，好怕人！」看的走了大半。本定見了不靈，知有人破法。忙把桶子望空一擲，那桶子即變做大鐵罩，從空尋破法的罩將下來。賽新園卻因騎了假青鸞跌傷，眼害花蒙朧，一時照顧不到，卻被鐵罩罩將下來，把個新園罩在地下。眾看的驚走散去。本定卻把桶子揭起來，口裡罵著：「破我法的，破我生意，你卻也被我桶子罩住了。且拿出你來打一頓，消這一口氣。」揭起桶子，原來是新園，二人大笑，說道：「本慧師兄桃花變蜂，必也是你，如何棘刺卻不尋你，想是棘刺傷了你頭面眼睛，故此看不見桶子罩下。」新園道：「桃花變蜂，乃是巫師。」本慧聽了說：「他如今想是刺截了去也。」本定說：「刺若截了他，怎肯放他去。想是先去了。」哪知巫師仗著隱身法，與他三人對面站著，便說道：「先去了不是好漢，被刺截著的也不是好漢。」本慧聽到巫師聲音，說：「破人生意的卻在哪裡說話？」三人齊看不見，巫師只一聲笑，便現了本相。四個人正講笑間，不防對面樓閣上，有一人看見他們這樣手段，歸家說與妻妾，妻妾們聽得，都悄悄出來，觀看撮戲法。不是看戲法。有分教：邪迷奪卻本來面，點化弘開善度門。那樓閣上看的卻是何人，下回自曉。